



李春天的春天

庄羽 著

这是小说，也是你我的生活

宋丹丹 余淳 联合推荐

同城的大龄男女们，最初不相识，最终会相认。

马不停蹄地错过，轻而易举地辜负，不知不觉地陌路？
时间知道。

女追男为什么也会隔座山？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这是小说，更是自嫁指南。 庄羽 著

李春天的春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春天的春天 / 庄羽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5039-4926-5

I. ①李… II. ①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59431号

李春天的春天

作 者 庄 羽

策划编辑 林东林

责任编辑 宁 宇

营销编辑 刘文莉 张 韡

封面设计 汤圆STUDIO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84057666 (总编室) 84057667 (办公室)
84057691—84057699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4057660 (总编室) 84057670 (办公室)
84057690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46×210mm 小16开

印 张 16.5

字 数 205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926-5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目 录

38 岁的剩女怎么嫁	1
天上掉下个宾利男	7
女追男，隔座山	18
有一种感情叫无缘	35
那点可怜的人性，也是借来的	45
从见面亲嘴，到见面斗嘴	59
还没结婚，就到了七年之痒	71
老大离婚了，老二还没结	91
你跟我姐恋爱吧	116
别说黄花梨，连你都是我的	135
姐妹淘成了狗头军师	154
不优雅转身，就华丽撞墙	176
90% 的人都不是因为爱情结婚	203
你姐一人精，我也一人精	217
可以不要爱，但得要一点仁慈	234
咱俩搭帮结伙过日子吧	249

38 岁的剩女怎么嫁

这已经是李春天在都市报的第七个年头了。

在这七年里，李春天这个副刊情感版编辑，每天都收到大量怨妇来稿，闪婚、离婚、再婚，战男人、斗女人、养儿女，她们的每一封信都在向李春天讲述自己的情感血泪史，每一个人无不是被男人骗吃骗喝骗感情，简直是惨不忍睹，歇斯底里。

不过要论惨，李春天觉得只有自己才算得上女人中最惨的，有工作，没男人，不仅要忍受怨妇们的抱怨和令她胆战心惊的诅咒，每天还得熬夜熬到额头滴汗，心头滴血。

李春天想不明白，人家歌里都唱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没见女人们这么吓唬女人，虽说已经三十八岁，好歹也是一对未雨绸缪、积极进取的未婚女青年，每天净看这些个女人婚后控诉，李春天几乎丧失了以后结婚生孩子美满幸福的信念。

副刊部，包括总编康介夫一共四个人，除了李春天，还有小沈和姚静。

小沈是个海龟 80 后，长得白白胖胖的，显小，刚到都市报来的时

候，李春天的头就炸了——康主编什么路子，哪儿弄这么一个未成年来报社混日子啊，一段时间以后，李春天才知道自己错了，小沈可不像她想的那么吊儿郎当，虽说在美国长大，中文出奇的好，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之余还是个开心果，张嘴就是段子，最主要的，康主编是他二舅。李春天曾经问他为什么不减肥，小沈铿锵有力地答：宁愿胖得精致，也不愿瘦得雷同。打那以后，李春天对他开始刮目相看，但他就是太懒，佛都到了也不抱佛脚！

姚静是个漂亮姑娘，皮肤好，身材好，二十六七岁按说也是个大龄青年了，可人家脸上压根就看不出来被光阴糟蹋过的痕迹。

在做好的版上签了个字，李春天抬起头，双眼无神，六神无主。

李春天看了眼面对面的姚静，止不住地叹了口气说：“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别人睡觉我们上班，别人上班我们睡觉，真够悲催的，我跟我爸妈都有时差了。”

姚静头都没抬：“都多少年了，您还没习惯哪!?”李春天还想说句啥，被姚静粗鲁地打断了，“李姐，您能先不跟我说话吗，我还没弄好呢!”

李春天冲姚静撇撇嘴，扭头又看看另一边的小沈，那小子正在奋笔疾书，看样子也没什么兴趣跟自己说话。李春天摇摇头说：“得，还招你们烦了，上趟厕所去!”

李春天前脚刚出去，办公室门就又被推开了，进来的是小两口，张一男和刘青青。剩女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，化妆品和姐妹淘，好皮肤提升自信，姐妹淘则是最好的狗头军师。

刘青青是李春天在单位最好的姐们儿，广告部的。

俩人满屋子寻逛，硬是找不着李春天，“老二呢?”刘青青问姚静。“你可来了，李姐去厕所了，咱赶紧的吧!”

李春天从厕所往回走，今天就她们副刊部加班，所以整个一层楼显得特别安静，本来平时李春天就觉得这走廊太长，今天一个人这么走着，更觉得它长得不像话，而且还冷飕飕的，渗得慌。紧走慢走，李春天噌噌几步走到办公室门口。

“嘿，是这屋啊，人呢？”李春天看着这黑不拉几的办公室，喃喃自语。“一会儿工夫，就都走光啦?!”说着，李春天就推门而入。

“祝你生日快乐!”

“祝你生日快乐!”

“祝你生日快乐!”

“祝你生日快乐!”

黑漆漆的办公室里冒出一个插满蜡烛的大蛋糕，刘青青和张一男，还有小沈、姚静几个人正笑盈盈地看着自己。“我都忘了，过了十二点就我生日!”李春天一扫做版时的满脸阴霾，一脸惊喜地瞪着眼睛。

“来，来，来，赶紧戴上。”刘青青拿个“皇冠”给李春天戴上。

“快许个愿吧，春天姐。”小沈激动得不得了。

刘青青赶紧接过话茬：“你就许今年必须把我嫁出去。”

“把谁嫁出去?”李春天一瞪眼。

“把你!”刘青青嘟囔着，“谁跟你抢呀，你先嫁你先嫁!”

张一男在一边接话儿，“老二我跟你说……”

“说!”

“我给你查皇历了，说你今年吧，你命犯桃花……”

李春天一脸的兴奋，“真的假的?”狐疑地看向刘青青。

刘青青：“真的，绝对假不了老二。”

“我跟你讲李姐，花不花三十八，你今年再不花，以后可就没机会了。”小沈也一本正经说道。

“去你的，讨厌!”李春天瞪了张一男一眼。

“许个愿，许个愿，赶紧的。”刘青青一巴掌拍在李春天后背上。

李春天笑嘻嘻地指着大家说：“别打扰我啊！妈老爷、天老爷、关老爷，基督、耶稣、上帝啊，求求你们保佑我，明儿早上一出门我就撞一大款，四十多岁长得又帅，别提多有钱了，没老婆、没孩子、没女朋友，最重要的是还没爹没妈，还有好多花不完的钱，都给我一个人花，从此以后我走路抬着脸仰着头，俯视天下众多男人……”

“你再一跟头摔那儿……”

“讨厌，你捣乱！”李春天白了刘青青一眼。

“你本来就该低着头啊！”张一男冲刘青青眨眨眼。

“干嘛？”李春天扭头很认真地看着张一男。

“虽说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，但是捡钱包的时候可以例外嘛，低头走兴许还真能捡一钱包呢。”张一男说完，刘青青和姚静、小沈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“去你的，讨厌！”说着，李春天就往刘青青身上扑过去。

张一男赶紧把李春天扯下来，招呼她把蛋糕给切了，大家伙又吃吃喝喝、打打闹闹折腾到快天亮。最后李春天连打几个哈欠，实在扛不住了，这才招呼大家赶紧散。

李春天喝了酒，刘青青不准她开车，吩咐张一男前边儿开车去，她挽上李春天的胳膊，慢慢悠悠地下楼，边走边神秘耳语：“走，老二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儿。”

“什么事儿啊？”李春天有气无力的，死狗一样被刘青青拖着往外走。

“摄影部的李继伟，绝对对你有意思！”刘青青说得十分笃定。

“又开始胡说八道了啊你！”李春天为了加强自己嗤之以鼻、不以为然的姿态，还哈哈大笑了几声，“就在这走廊里，我和他，他无数次地迎面而来，我无数次地擦肩而去，衣服都擦破好几身了，也没擦出

半点火星儿来!”

“真的，谁撒谎谁孙子。”刘青青急忙说道，“昨天在楼下的星巴克，你不是排队等咖啡嘛，我正说往里走呢，然后这时候忽然有个人，嗖的一下戳到你后面，我一看，李继伟！我告诉你，他绝对是想接近你，热乎你——然后占有你！”

刘青青说得太过义愤填膺，喷了好几点唾沫星子到李春天脸上，“真的老二，蒙你我是孙子。”

李春天抹了一把脸，吃吃地望着刘青青笑骂：“你本来就一孙女，怎么可能是孙子，发毒誓也不发得靠谱点儿，什么接近我占有我，我问他来着，我说你跑什么呀！他说，‘嗨，我早晨没吃东西，饿得前心贴后背的，’你那什么胡说八道。”

李春天一说完，刘青青就瞪起了眼睛，“靠，这不算行了吧，你再想想，上周咱们拍合影，你右手边儿站着谁？想想，你好好想想！”

“李一继一伟。”李春天一脸无辜地想了想，带着点儿不敢相信似的吐出这仨字。

“对呀，要不说你木呢！我告诉你啊，明天上班以后，你得给他一个小暗示，小眼神，然后开始电丫的。”刘青青来劲了，一本正经地跟李春天传授泡仔秘诀。

李春天撇撇嘴，笑道：“真恶心，去一边儿的。”说完便绝尘而去。

刘青青被落在后边，冲着李春天的背影一阵猛喊：“没见过你这么惜命的！”

爬上张一男的车，李春天歪头便睡，其实也没睡着，只是不想听刘青青唠叨。

今天李春天可就 38 岁了，女人越老越沉，到了三十多，就好比一个硕大的铅球，扔出去都没人敢接……对于别的女人来说，这或许没

什么大不了的，无非也就是老了一岁，最多抵抗小三的任务重了一点，可是对于李春天来说，这个年龄，忒危险，这意味着嫁不出去的几率更大了，女人三十八，一抓一把豆腐渣，谁还抓呀！

其实李春天自己也挺郁闷的，怎么别人说恋爱就恋爱说结婚就结婚，就跟上市场买趟菜那么简单，怎么自己活了三十多年就没谈过一次像模像样的恋爱？越想越窝火，特别是想到他们家老大李思扬，她这个老二更是觉得汗颜：都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，怎么就差别那么大？说句不好听的，就她们家老大，除了长得好会跳舞，最大的特长就是钓男人，而且一钓就上钩，等到她没新鲜劲了，就开始放生。

世界很大，男人很多，李思扬很珍贵，都在围着她转。

12岁时李思扬书包里就被人放了情书，14岁时就偷偷告诉李春天她恋爱了，这样算起来，老大的恋爱史整整比自己早了24年！

想到这里，李春天只觉得一阵心惊肉跳，强迫自己不准再想，慢慢地睡了过去。

天上掉下个宾利男

据说，资深剩女只有四条出路，孤寡、拉拉、出家、后妈。

眼瞅着奔了四张儿的李春天连这几条死路的边儿都还没靠近，整天闷在报社拉拉跟后妈就别想了，这辈子只能就奔着孤寡跟出家去了。

李家老大李思扬曾经说过，要是把她家老二用曲线图来表示的话，你会发现每天每个拐点都一模一样，严丝合缝，毫不错位。

而自从七年前，李春天做了情感版副刊编辑之后，更是数年未变过。

昨晚凌晨，当李春天还没到家的时候，李家老两口曾兴奋地议论起老二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，会不会彻夜不归，留宿男家。随着李春天掏出钥匙打开家门，王勤跟李永坤的美梦再次成了泡影。

勉强睁开眼，李春天就听见老妈唠叨：“这老二怎么还不起来吃饭啊?!”带着怨气。

“让她多睡会儿吧!”老爸向来是李春天同一战壕的战友，并肩与老妈做斗争!

“晚上不睡，早上不起，都是你惯的她这臭毛病。”

“她工作性质就那样，你有啥办法!”

“她什么工作性质啊，夜里喝得烂醉才回来！睡懒觉回她自个那儿睡去，在我这儿到点就得起。”听这口气，老妈已经忍到极限了，李春天心里一声又一声地叹息。

果然，三秒之后，老妈拿着锅碗瓢勺一身杀气地冲过来，砰砰砰地敲着卧室的门，“老二，老二，吃饭了！”李春天赶紧拿起被子往头上捂，可老妈铿锵有力的女高音还是一字不落地跑进她耳朵，“让你起来，你听见没有，听见没有！”

“妈，你干嘛呀！我碍着您哪儿了！”李春天彻底爆发，雄赳赳地地下地、拉开门，“瞧您这份儿凿门，地震了还是着火了，让你这么往起轰我！”说完就轰地关上门，整个动作行云流水、一气呵成，毕竟是亲生，劲头跟她妈一个样。

“吃饭了，怎么又关门了!?”老妈直直地瞪着门。

“换衣裳！”李春天也不甘示弱，血滴滴的母女一时成了恶狠狠的冤家。

李春天没有立马去换衣裳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每次被老妈从床上提溜起来，李春天总会想方设法再赖在卧室一会儿，左摆弄右拾掇，好像要把刚才丢掉的份儿找回来一样。

这跟老大不一样，老大做什么都风风火火，一股子干练劲儿。

好不容易，李春天收拾差不多了，走出卧室，一眼就瞅见沙发上摆弄温度计的老爸，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：“爸，我求求您了，能不玩儿那体温表了吗？您是不是不把那体温夹高了，您不罢休啊!?”说完端起水杯喝了满满一杯子水，抹抹嘴接着说，“谁家跟咱们家似的，哪儿哪儿哪儿都放的体温表，我一上厕所，连马桶上都放一根。”

老爸听二闺女说完这话，也不说什么，只是嘿嘿地笑，没办法，闺女骂爹嘛，前世的情人，没理也有理，骂得再凶再狠都得听着，还得是舒舒服服、心服口服地听着。

李春天说完，噌噌跳到餐桌旁边，捏着根油条就往嘴里送，大口灌了几口豆浆，转身就拎上包打算出门。还没等她找到钥匙，老妈又噌地出来挡在她面前：“干嘛，你这就要走啊!?”

老妈明显表示了抗议，还给老伴递了个凶神恶煞的眼神。

于是老爸温柔地接过话茬：“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还没跟爸妈聊几句话呢!”

“我今儿有会，得早点儿走。”李春天一边应付爹妈，一边继续找钥匙。

“你成天忙忙叨叨的，也不知道你忙些什么!”老妈明显绷不住了，直接杀入主题，“说话你就奔四十了，再不结婚哪，你这辈子都甭想要孩子了。”

一听又是这句话，李春天都快疯了：“爸妈，你们干嘛呢，能别卖白菜似的把我往外推吗？结婚有什么好？得到巴掌大一块地儿，失去整个世界！车钥匙呢，车钥匙呢……”

“中国人已经够多的了，干嘛每个人都得有孩子啊!?”老爸忙上来打圆场解围。

“听听，妈，听听我爸这觉悟，您可有待提高啊!”瞅着王勤要炸，李春天一口气没吐完接着就说，“妈，你放心，人家已经帮我查了黄历了，说我今年命里犯桃花，今年年内，我肯定会把自个儿嫁出去，明年，肯定给您生一大胖小子！行了吧?!”

“这可是你说的啊!”这几句话的效果有点儿立竿见影，王勤立马乐开了花。

“我说的!! 生完我就更年期。”拿上钥匙，穿上鞋，李春天突然扭头冲着老爸说，“爸，祝我生日快乐。”也不等爹妈反应，推开门，“拜拜啊，走了。”

门砰的一声关上，老两口目瞪口呆，还是老爸的反应快一些：“今

几个她生日啊！”

过了几秒，老妈反应了过来，刚才还木木的脸上立刻浮现一丝心疼，目光也柔和下来，看着李春天她爸，不知所措……

打小儿，只要有老人在，李春天就不声不响，因为在父母和亲戚朋友面前，老大李思扬总是挡在她面前，一往无前，光芒万丈，李春天躲在这光芒后一直躲躲缩缩，无出头之日。

李春天还记得小学的时候，李思扬就开始学跳舞了，其实那时候李春天也想学来着，但是觉得自己肯定不是那材料，就想着干脆学钢琴吧，憋了好几天，终于跟老妈说了这想法，没想到老娘拿眼一横，冲李春天吼，别捣乱啊，你姐学跳舞已经花了不少钱了，怎么可能给你买钢琴！打那时候起，李春天就再没提过这事儿。

说实话，老大长胳膊长腿的，天生就是跳舞的材料，老二看看自己的条件，也只有叹息的份儿了。至于弹钢琴，那得有范儿，还是算了吧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李老二一直就觉得自己是家里捡来的，为什么呢，因为她老觉得自己跟老大一点儿都不像，老大比她好，好太多了。

小时候，李思扬无数次地告诉李春天，她是胡同口那疯女人的闺女，还一本正经地跟李春天说，别告诉爸妈知道了打她。自从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，李春天伤心极了，她总算知道为什么自己跟老大长得一点儿也不像了。

于是，在一个傍晚，李春天收拾起她所有的财产——几张糖纸、一个缺了手指的塑料娃娃、攒了好久的五毛钱——离家出走了。当然了，李春天并没有走远，就只是走到胡同口的大杨树下去躲着看了看自己的“亲生妈妈”，然后当七八点家家户户都飘出饭香时，李春天饿了，娘亲怎么都挡不住饭香，她还是忍不住偷偷跑了回去。

要说李春天跟李思扬不像，李春天现在还记得。

有一次，她跟李思扬一块儿去那舞蹈教室，老大牵着她走到老师面前骄傲地说，这是我妹妹。老师的眼睛来来回回在李春天和李思扬身上看了好几圈，那个眼神，李春天太明白什么意思了。就那回之后，李春天再也不去李思扬的舞蹈教室了。

这种情况，即使老大去了帝国主义美国也没有得到改善——老大把她之前赢得的所有瞩目和赞赏都带到了美国，连带着带走的，还有父母的那份牵挂。谁说当父母的不偏心眼儿？所以今天爸妈把自己生日忘了，李春天一点儿都不奇怪，老大在美国呢，那可是个以美元为单位来消费的地儿，活在那儿忒不容易了，所以理该得到爸妈更多关注。

李春天一点点地安慰自己。

车拐上主路，手机在包里唱了起来，李春天接起来一看，是老妈。

“喂，妈，什么事儿啊?!”李春天觉得自己的音调很正常，带点儿调侃，带点儿矜持，自认为拿捏很得体。

“老二啊，你走了以后啊，你爸直埋怨我，说我稀里糊涂的把你生日都给忘了，你没不高兴吧?”

老妈试探性的语气听在耳朵里，让李春天刚掩饰好的委屈又快憋不住了，所以她故意提高音量：“没事儿呢，昨天一男和那个青青，他们给我过生日来着，可热闹了！我们还吹了蜡烛呢!”

老妈顿了顿，语气突然变得很低沉：“你又长一岁了。”

李春天知道，这会儿老妈又想到了自己大龄未婚女青年的身份问题，果不其然下一句就来了：“你把你那小辫儿剪了吧，怪里怪气的，哪个男人还愿意要你呐。”

“妈，您别管这事儿了行不行啊，这是我的个性呢，我八十三才剪呢!”老妈似乎还想接话，李春天赶紧接着说：“行了，行了，我这儿

正开车呢，挺不方便接电话的，我挂了啊！”

没等王勤接话呢，李春天赶紧挂了电话，要是真让她说，能叨叨到她进办公室，要没人打断，她一准儿还能说！李春天实在是跟她耗不起。不过王勤这一折腾，把李春天之前那点儿自怨自艾的小情绪彻底给搅和了，这会儿实在悲伤不起来了。

刚打算放下手机，短信又进来了，这一看，差点没把眼珠子瞪出来，竟然是李继伟！

刘青青这个说啥啥不灵的著名黑嘴，难道这事儿就让她说中了？

李春天赶紧把车往路边一停，打开短信看：春天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抱着手机，李春天开始纠结了：李继伟怎么会给我发短信？他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呢？回，还是不回呀……

李春天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刘青青说的那些话，虽然自己那会儿有点儿醉，但是多少还是听进去一些——难道真像刘青青说得那样，李继伟对自己有意思！？

想了半天，想得脑门疼也没结果，算了，先上班再说。

李春天发动汽车又跑起来，还没跑几百米，手机又响了，李春天不禁气绝，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，连手机都这么热闹。恼火地瞪着手机，是刘青青，李春天赶紧接起来。

“到哪儿了？你昨儿喝那么大，你妈没说你吧！？”刘青青一股脑儿地冲李春天喊。

李春天把手机放下，掏掏耳朵，这才又拿起手机来：“祖宗，能小声点不？”听刘青青在电话那头大笑了几声，李春天接着说：“牙没刷，脸没洗，上楼一口气，到家了倒头便睡，早上起来口水印子都留着呢，昨儿我都不记得我怎么上的楼了。”

“真的啊！？哈哈……”刘青青笑得更猖狂了。

李春天突然想起李继伟的短信：“你猜，刚刚谁给我发短信祝我生日快乐来着。”

“不会是李继伟吧？”刘青青在那头一声惊呼。

“就是他。”李春天明显得意，嘴角有点往上翘。

刘青青恨不得立刻从电话里扑出来：“我说什么来着，你还不信呢！”歇了一口气，刘青青接着说：“我跟你讲，千万别顺着，约约人家啊，记着，要是你主动，男人比你更主动。”

李春天乐呵呵地问：“怎么约啊？我觉得特露怯，万一人家要拒绝我呢？”

刘青青一股恨不成钢的劲儿冒出来，在电话那头痛心疾首地骂上了：“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不开窍啊，平时看你挺挺精明的嘛，你怎么一遇到男人的事儿上，你就那么怵啊！”李春天听她在那边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口水接着说道，“你就直接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晚上有没有时间，一起吃个饭不就完了嘛。”

“那，人家万一说没空呢！？”

“明天没空，后天呗！”刘青青很气愤李春天的不开窍。

李春天觉得刘青青这套不是很管用：“这得我教你，要不干脆这样，我干脆这么问他，我说，你，这两天哪天有空，我约你吃个饭，行不行！我……”

李春天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噎在一声巨响里。

“老二？”李春天话还没说完，让刘青青顿感不妙。

“坏了。”李春天赶紧拉起手刹。

“怎么了？老二。”刘青青有些着急了。

李春天跳下车去查看撞得卷了边儿的前机器盖子，还没看清楚就被一把薅开。“起开。”被他追了尾的司机也去查看自己的车，没等李